



纵横四海

那神像不过是泥塑的，
最后往它脸上贴了金，就供起来，
名正言顺享用香烛，
煞有介事地让人膜拜。

亦舒作品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纵横四海

亦舒作品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ISBN 7-5053-1002-3

2000年11月第1版

2000年11月第1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9.11

ISBN 7-104-01155-2

I. 亦… II. 亦…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2245 号

图字: 01—1999—2902 号

亦舒作品集 纵横四海②⑨ 亦舒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

512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6000 套

ISBN 7-104-01155-2/1.471 全套 45 册 定价: 438.00 元

本册: 9.00 元

亦舒小传

亦舒，原名倪亦舒，浙江省宁波人，是香港名作家倪匡(卫斯理)之妹，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亦舒现象”。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既轻松有趣，又雅俗共赏。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盛景象，除其禀赋外，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且视角敏锐，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此惊世佳绩，诚令人激赏。

通过她的作品，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

天一黑，四海便轻轻离了家门，脚步急急沿着小路奔出去。

这条小路他已走惯走熟，黑地里都不会犯错，何况，那一夜，一轮满月似银盘似的照下来，什么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经过鱼塘与晒谷场，四海到达目的地，他钻进树丛，来到一幢高墙之下，悄悄蹲下。

心静了，听到蟋蟀鸣。

四海耐心地蹭了片刻，墙内传来轻轻一声咳嗽。

他非常喜悦，压低声音，也咳一声。

墙内人轻轻说：“四海，你来了。”

“是我，翠仙。”

青砖造的墙约有两个人高，照说，隔着它，除非高声叫，否则不可能交谈，但是偏偏有一株藤，自墙缝钻了出来，日久长得有手腕粗细，竟将砖墙逼开一条缝隙，所以可以听得到语声。

一年前，四海追捕蟋蟀，无意追到此地，一手掌罩下去，欢呼一声，握住蟋蟀，正想走，便听到

墙内一阵娇叱：“谁？”

是这样，他与翠仙交谈起来。

到今日，已是无话不说的朋友了。

只听得翠仙问：“吃过饭没有？”

四海搔搔头，只是笑。

“没吃饱？”翠仙怪同情地。

“爸去世之后，没有一餐饱饭。”

翠仙沉默一会儿，“你那班叔伯，果真不怜恤孤儿寡妇。”

四海讪讪地，“你好似知道得很多。”

那女孩答：“我是听我妈说的，罗品堂一过身，他寡妇就吃苦。”

四海垂下了头，心如刀割，“我帮不了母亲，我吃得最多，力气最大，但帮不了她。”

“你还小嘛。”

“十三岁了，不小了。”

翠仙轻笑。

“你还听说什么？”四海问。

“四海，我要嫁过去了。”

四海一怔，“什么，这么快？”一颗心往下沉。

“妈说婆家催。”

翠仙曾告诉四海，她比他大两岁。

十五岁出嫁，不算大，也不算小。

“妈妈说，一直推，许还能拖一年半载，十六岁以后，无论如何要过去，裁缝师傅不住赶嫁妆，

已做了百来套衣裳。”

四海不语。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小朋友的脸，但是差不多每晚都来与她说上几句话，他喜欢她温柔的声音。

抬头只见墙内庭院深深，绿荫处处，不知有多少进房子，四海也听说过包家富有。

翠仙惆怅地说：“我这一走，就不能与你聊天了。”

四海告诉她：“昨日三舅舅与母亲详谈过。”

翠仙知道此事，“仍想把你带出去？”

“是。”

“你自己怎么想？”

“出去自然好，在家吃不饱，出去当学徒，可汇钱回家，又替家省下米饭，我太能吃了，一日妈妈说我吃穷了家。”

翠仙笑，“倘若动身，会在几时？”

“快了，过几日吧，我妈有点不舍得我。”

翠仙在墙那一边说：“你家又没田没地，留着你也没有用。”

四海蹲久了，有点累，索性平躺在地上，仰着脸，如欣赏那一轮明月。

“我想念我爸，虽然严一点，真正待我们不错，自他去世后，我妈很少说话。”

“你陪她多讲讲嘛。”

四海苦笑。

就讲到此地，翠仙忽然说：“有人来了，四

海，四海。”

“什么事？”

“你自己保重，男儿志在四方，不要怕吃苦。”

四海刚想回答，只听见墙内有一妇人说：“翠仙，你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四海连忙噤声。

翠仙赔笑，“我出来散散心。”

“还不进去？”

两人脚步声渐渐远去。

四海还盼翠仙会回头，在墙外又等了一阵子，只听见隐约犬吠声，恰巧一团乌云飞来，遮住了月亮，四海只得惆怅地离去。

明天再来吧。

他缓缓走回家。

半晌，月亮又出来了，四海看到自己的影子，十分高大，就似大人一般。

到了家，为免惊醒家人，他自矮墙爬进去。

可是一推开门，就看见母亲坐着等他。

四海赔笑，“妈。”

“三舅舅说，下月一号你就可以跟他到香港去。”

“妈。”

四海好想蹲下伏到母亲膝上去，可惜手长脚长，再也不能做小儿状，只得垂手站在一角，恭敬地听母亲吩咐。

只见灯火下母亲容貌娟秀，微微地笑，出奇地年轻，“你呢，”她问儿子，“你愿意跟舅舅出去吗？”

“愿意。”

“你舅舅说，香港一定有出路，广东人聪明活络，做生意是能手。”

“妈，我赚了大钱，你好享福。”

“明日见到三舅舅，你自己同他说。”

“是。”

母亲将油灯旋低。

四海忽然兴奋地说：“三舅舅去过金山，舅舅说，金山的灯，不用点，摸一摸机关，啪一声，亮光就来了，像件法宝。”

他母亲没有回答，她的思潮飞出去老远，仿佛已回到较年轻较美好的岁月去，留恋忘返，可是最小的孩子哭了，她不得不回到现实世界来。

她过去拍拍孩儿，“莫哭莫哭，妈妈在这里。”

四海只得去睡了。

他梦见父亲，穿着新做的袍子，辫子油光水滑，站在不远处朝他招手。

四海高兴地跑到父亲身边，与他比试高矮，只比父亲矮半个头而已。

父亲随即祥和地问他：“好吗，四海，你好吗？”

四海本想说吃不饱，但即使在梦中，也还十分

懂事，不忍使父亲伤心，故答：“好，大家都好。”

父亲稍微迟疑一下，“你要出门去？”

“是，我随三舅舅到香港去碰运气，家里有大弟大妹帮着妈妈照顾，爸，三舅说到金山做三两年，回来可买田置地。”

四海讲得好不兴奋，忽闻鸡啼。

“爸，”他急急说，“爸，你保佑我。”

“四海，四海。”

四海睁开眼。

“舅舅来了。”

“呵。”四海一骨碌起床。

他母亲按住他，“你梦见爸爸？”

“是，妈妈怎知道？”

“我听见你叫爸爸。”

四海不语，三舅舅一掀帘子，进来坐下。

他一开口便说：“整房家私叫人霸占去了，弄得这样狼狈。”

四海看看母亲，只见母亲低头不语，嘴角仍然带笑。

“这算是什么，把你们母子赶到这种地方来，太不像样子，太没有良心了。”

舅父一手握成拳头，大力按到胸前，一副感慨万千的样子，表情太过夸张，连四海都忍不住笑。

他们穷了有一段日子了，从来无人过问，亦无人打抱不平，想不到舅舅一出现，就做出大快人心

的表现，可是三舅舅是出名的滑头，他说的话，又有几分真心？

亲友都知道，没有好处，这陈尔亨从来不会现身。

四海想，难怪母亲一直在笑。

“阿梅，把四海交给我，我负责照顾他成人。”

这时，四海开口了，“妈，我愿意出去。”

他母亲咳嗽一声，“四海是你外甥，你可要善待他，切莫拐带人口。”

三舅舅尴尬了，一脸委屈，“连你都这么说，可见真是狗咬吕洞宾，我能在四海身上捞到什么油水？那么大一个孩子，光是吃，就吃穷人，好心没好报。”

四海听到这里，十分感慨，这吃的问题，非得着实解决不可。

他发誓将来长大了，要努力工作赚钱，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直至吃饱为止，是，这肯定是他的宏愿。

在这里，人人都抱怨他吃得多，希望到了香港，无人认为吃得多是个不可原谅的罪行。

舅舅犹自唠叨，“你看这还算是家？他在这里又穿什么吃什么？都说荒年就要到了，更不要说是读书，若不是我陈尔亨动了善心，哼。”

母亲的声音渐低，“能带信回来，就给我写信。”

舅舅不耐烦，“你又不识字，恁地婆妈。”

四海忙说：“爸爸教过妈妈。”

舅舅仍在赌气，“我若不是真心为四海，叫我走路一交摔死。”

那天早上，四海吃了个饱。

母亲特地煮了满满一锅饭，任由他吃，大弟偷偷张望过好几次，双目充满艳羡之意。

四海特意用筷子夹起一块卤肉，在弟弟眼前晃了两晃。

他可以听到弟弟咽唾沫的声音。

饱餐的滋味真正好，只可惜下一顿不知在几时。

舅舅站起来，“明早我来接他。”

母亲整个一下午都在替他张罗行李。

四海却在等天黑。

太阳落去了，母亲搜罗出两大包行李，扎得整整齐齐，放在屋内惟一的桌子上。

四海几次三番说：“妈，不用那么多。”

那个时候的衣服，没有尺寸可言，随便谁都能穿，四海希望留几件给弟弟。

大弟比他小三岁，怪羡慕地走过来，“要出门了？”

四海答：“是。”

“这一去，几时回来呢？”

四海满以为母亲会这样问，但是她没有，反而是弟弟存疑。

“我不知道。”

“过年好回来没有？”

“没那么快。”

“那到底是几时呢？”弟弟有点放心不下。

“等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吧。”

弟弟大吃一惊，“要那么久。”他忽然哭了。

“舅舅说，每做一个月工，就可以赚三十块钱，三年我好回来了。”

“呵。”那小孩便擦干眼泪。

四海的大妹只是静静站在一角看他们。

还有两个小的根本不懂事，四海想，待他自香港返来，他们就已经长大了。

弟弟忽然问：“香港有多远？”

“乘三日三夜船。”

“哗，那么远，是在地的另外一角吧？”

“可能是。”四海充内行。

“没有地方比它更远的吧？”

四海想一想，“大概是没有了。”

弟弟脸上露出钦佩的样子来。

天终于黑透了。

极小的时候，四海问过母亲，天黑究竟是怎么回事。

母亲回答，那是一个巨人，拉着一张夜幕，每个晚上，把它罩在天空上，开头没罩密，故此还可见到丝丝闪亮晚霞，最后拉得严密了，天色变得漆黑，不信，且躲在被窝里看看，包管一个情况。

· 纵横四海 ·

开头，四海一直不觉得这个说法不对。

可是一次听舅舅说，乘船到金山，一直驶，驶到海的中央，怪事发生了，连接一日一夜不见天黑，非常可怕。

想必是巨人偷懒？那么大的一个巨人，平日住哪里，吃得想必比罗四海更多，会不会讨人嫌？

也许，母亲说的故事，不过是一个神话罢了。

他趁天黑，来到包宅墙角，蹲下静静的等。

每隔一段时间，他咳嗽一声。

可是墙内再也没有回音。

四海一直等到天角鱼肚白。

他多想告诉翠仙，他明天就要动身。

可是四海没再听到小朋友动听温柔的声音。

天亮后他寂寞失望地踉跄回家。

母亲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舍不得的话，也不曾叮嘱他保身重体，注意饮食。

近中午，舅舅来了。

看到那么多行李，非常不耐烦，打开包袱，随便抓了两件衣裳，扔到四海身上，“穿上”，便把包裹踢至一角，不让他带。

母亲亦不出声。

出门时，两弟两妹站在门口送他，不知怎地，母亲嘴角一直带着微笑。

四海跟着舅舅出门。

走着走着，四海忽然醒悟，哎呀，他这一走，可有一段时间见不到妈妈了，一慌，想转过头去，

多看母亲一眼，可是舅舅比他快，一把按住他的脖子，“不准回头！一直走。”

四海脚步只停顿一下，便离开了家。

多年多年以后，有陌生人问他，为何在十三岁就离乡别井，他据实答：“我想吃饱，”想一想，再补一句：“想家人也吃饱。”这是真话。

一路上四海异常沉默。

船在码头等他们，船身上漆着血红的大字：“江天”。幼时父亲带他来过码头，并且教他读会这两个字，四海颇识点字，舅舅认为他会有出息，这也是原因之一。

上甲板时，舅舅忽然被袍角绊了一下，那么大一个人，嘭一声摔倒在地，动弹不得，雪雪呼痛。

四海忽然想起他在母亲面前发的誓，掩住嘴，笑起来，真摔死了他才好。

陈尔亨当然没有死。

四海把他扶起来，上船，足足服侍了他几日几夜。

舅甥俩住在大舱，每人一个铺盖，人挤人，蜷着睡。

半夜醒来，四海只听到打鼾声、咳嗽声、吐痰声，什么样的声音都有，还不止，什么样的气味也有，食物、烟草、排泄的味道混在一起，四海觉得突兀，但是舅舅把铺盖紧紧缠身上，仿佛极之自在。

四海钻到甲板上透气。

一抬头，看到仍然是灿烂的月亮，只不过边边缺了一圈，不似前几日那么圆了。

江天轮船不徐不疾在海上开动，激起白色浪花，已在广州停过一站，此刻努力向香港前进。

甲板上另外还有一个人。

那人个子不高，与四海相仿，听见脚步声，机警地转过头来。

咦，四海看清楚了他，心里立刻喜欢，那是一个与他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子，圆面孔，剑眉星目，唇红齿白。

他朝四海笑，招招手。

四海也想与他谈几句，但见他穿着整齐，一派自在，一时不敢高攀，故有点犹疑。

那男孩开口，讲的却是广东话，四海没听懂。

四海领教过粤语，只会得骇笑。像外国话一样，一字不明，只听得他们讲得飞快，叽哩呱啦，当中夹杂着许多咪咪咪，哟哟哟。

真要学，恐怕要花十年。

那男孩态度亲切，装个手势。

四海说：“问我是哪里人？”

男孩豪爽地笑，自然而然，使人愿意亲近他，他换了一种方言，又问：“你的家乡在哪里？”

四海听懂了，十分愉快，“宁波镇海。”

那男孩说：“广东中山。”

四海鼓起勇气，“我姓罗，叫四海，等姓大名？”

那男孩答：“我姓孙。”

四海问：“你几岁？”

“十四。”

“我十三。”

那男孩端详四海的面孔，“你乘江天轮到什么地方去？”他问了三遍，四海才听明白。

“我去香港，”四海有点自豪，跟着问，“你呢？”

姓孙的男孩脸上忽然露出不忿之色，用他本家的方言答：“家父先把我送到香港读书，如果再不听话，叫我到檀香山去跟叔叔做生意。”

四海居然听明白了，予以同情，“你在家闯了祸？”

他不语，过一会儿，握紧了拳头，“我看不惯妹妹吃苦，把她缠的小脚放掉了。”

四海大奇，竟有这种事，难怪受家长责备。

他接着问四海：“你有没有妹妹，你可疼惜妹妹？为何女子必要缠足，你可听到她们痛苦哀哭？”

四海搔搔头皮，他想都没想过这种问题，只知道女子世代均须缠足，天经地义，他从来没想到可以反抗。

只见那男孩双目圆睁，厉声说：“假使我有能力，女子必不受此苦。”

四海钦佩之心油然而生，“你就是为了这个被父亲撵出家？”

男孩吁出一口气，“还有。”